

# 亦舒作品集(第二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亦舒作品集·第2辑 / (加) 亦舒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2

ISBN 7-104-01461-6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6984 号

---

亦舒作品集 (第二辑)

作 者: 亦 舒

---

责任编辑: 周育英

装帧设计: 飞 林

---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

联系电话: 010-62127285

印 刷: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0 字数 180 万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4-01461-6/I.596

定 价: 147.00 元 (全套 15 册)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天上所有的星  
这双手虽然小  
艳阳天  
印度墨  
寂寞的心俱乐部  
幽灵吉卜赛  
蝉  
只有眼睛最真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小人儿  
老房子  
一个女人两张床  
故园  
如果墙会说话  
不羁的风



## 亦舒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后定居加拿大。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造成了香港出现的“亦舒现象”。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的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房东马太太就住在楼上，还有什么瞒得过她，已经多次来敲过门，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是说：“唐小姐，房租已欠了四个月，请付一付。”

语气不见得不客气，可是给人一种毫无转弯余地的感觉。

唐清流知道她将走到绝路。

快餐店薪酬只够她乘车吃饭，无论如何省不下房租，不知不觉欠下四个月。

清流没有哭，淌眼抹泪不是办法，应征工作才是正经。

打开报纸看分类小广告，路数多多。

都会中什么营生都有，想像得到的，难以想像的，林林种种，任君选择。

最多，最适合她做的，可能是“伴游公司聘请年轻公共关系主任”，但，那是色情事业，无论如何不可下此策。

清流从来没考虑过这类工作。

终于，她看到一段很奇怪的启事：“征用骡子，需

拥有旅游证件”。

另外一段是“廉价代理旅游证件”。

清流一见用词如此晦隐，便知道是非法勾当。

可是，她也愿意一试。

清流工作时间自清晨六时至下午二时，发了薪水，她把现款全交给房东。

“先付着一个月，请通融包涵。”

马太太嗯地一声。

真熟悉，声音态度活脱似清流后母，为了避开这个晚娘，清流远走他方，年轻的她太天真了，无财无势的人，到处看见晚娘脸，哪里避得过。

东二十二街属比较杂乱的区域，巴马路酒店不难找，臭名昭彰的一个地方，三教九流云集。

清流想退缩，但终于决定到三楼见识一番。

她按铃，有人在里头张望她，隔了两三分钟才把门打开。

“找谁？”

“呃，我来应征。”

“应征什么？”

清流不十分肯定，试探地问：“骡子？”

那人让她进去，房间里一男一女，上下打量她。

那男人走开，那女子笑嘻嘻问她：“你可知骡子干什么工作？”

“吃苦耐劳。”

那女子笑了，“说得很好，你可是急需钱用？”

清流点点头。

“旅行证件带来没有？”

清流把证件交给她看。

那女子仔细翻过才开口：“五天工作酬劳是一万美金，你说如何？做得好，每个月都找你。”

清流不相信有这样好差使，“做什么？”

“首先，你到南北洲某市去见一个人。”

清流睁大眼睛，一提南美，她已明白一半，不禁气馁。

“他让你带一点东西到欧美，或是伦敦，或是纽约，交了货，你可以回来，酬劳平安进袋。”

清流啜嚅答：“原来如此，我需考虑。”

那女子并不勉强，“不必害怕警方，交易不是在本土进行，他们理不了那么多，试想想，乘两次飞机，带半公斤货物，便有万元进账，多开心。”

清流鼓起勇气说：“货物……藏在什么地方？”

那女子闲闲地站起来，走到清流面前，伸出手，拍拍清流的胃：“这里。”

清流退后一步。

那女子笑笑坐下，她面前有一盘葡萄，她摘下一颗，放进嘴里，骨碌一声吞下，“看，不难。”

清流已经说不出话来。

“包装得很严密安全，绝无泄漏危险，你放心。”

清流退至门角，“想清楚了，我会再来。”

她拉开门，逃了出去。

## · 不羈的风 ·

并没有人阻止她，清流奔到街上，才发觉背脊上爬满冷汗。

她茫然踟躅，口袋内只剩十元八块，不知怎么办好。

太阳还没有下山，街角流莺已经出现，像黄昏天边那一抹淡淡的月影，朦朦胧胧，飘零似鬼魅。

车子停下来，女子探上去议价，接着立刻上车离去。

清流步行回家。

到了这个地方，也许该向后母求情。

“你决定出走，大抵是不打算回来了吧。”

后母声音里居然有一点欣喜。

“已经廿一岁了，是合法的成年人啦，寻到出路，哪里还关得住。”

父亲一声不响，一直吃饭夹菜。

比她小三岁，同父异母的妹妹，心不在焉的问：“那么，多余的一张床可以拆除多放一只柜挂衣服吗？”

只要把家具挪一挪，世上就没有她这个人。

当日跟王遇信走得真高兴，好似向新生活迈进似的，前途无限。

王遇信并非坏人，一切不是任何人的错。

一年后，他患病，每日傍晚发烧，到了清晨退去，日落后又起，经过详细检查，证实是肺病。

他立刻作出决定：一，辞职休养，搬回父母家中



有人照顾起居。

二,与清流分手,他再三道歉,把所有节蓄交给她,含泪而去。

开头他们还有联络,之后,王家父母来接电话,老是说他在午睡,即使是早上十点多,王遇信也永远是睡着了。

手头上有限现款渐渐花光。

她仍住在原来的地库里,可是欠租好几个月。

清流的身份好不尴尬。

旧时朋友失落大半。接着,有人发觉她的情况比从前更加不如,纷纷疏远。

清流落了单。

原本以为男友病愈后会来找她,她一直不搬家。

后来,忍不住与快餐店同事苏珊谈过这个问题。

中年的她很有生活经验,闲闲道:“应该早就痊愈了。”

“是吗,那么快?”清流一愕。

“有特效药,服食第一粒即刻生效,病人可如常工作,一年后可杜绝根源。”

清流不作声。

“算了,”苏珊叹口气,“重头开始只有更好,别放在心上,世上太多男人,太少时间。”

终于证实了。

清流非常沉默,如常工作生活。

一直到现在,开销出了问题,才真正烦恼。

苏珊看着她笑笑说：“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一定有办法，我不会替你担心。”

天生的本钱搁那里，用不用，怎样用，就看当事人了。

伴游公司林立。酒吧永远请人，没有藉口。

第二天，清流上去应征。

伴游公司办公室布置雅净，令人舒服，一位穿西装的中年男士出来招呼她。

清流发过誓不来这种地方，可是今天不得不厚颜地坐在人家面前，内心无比憔悴。

她未开口之前，人家先要同她谈条件。

那中年男子自衣柜里取出一袭丝袍子，笑笑说：“那边有间更衣室，去换上这件衣服，出来看看。”

清流愣住，她是送上门来的货，人家自然要看货版。

衣服接在手中，不知多少人试穿过，有点肮脏，清流又想夺门而逃。

这次，她没有走，她冷冷地走进更衣室，只迟疑了一会儿，房间里有偷窥装置吗？她匆匆脱下衬衫长裤，换上袍子。

果然，衣服上有些微剩余的香水及头发油腻味。

清流讪笑，难道还期望太阳晒过的清香不成。

她扣好纽扣轻轻走出去。

不知怎地，那中年人忽然站了起来，有点惊艳的样子，然后，才缓缓坐下。

他这样说：“马上可以开始，每小时薪酬是……公司与你四六拆账，你四我六。”

清流没想到会顺利及格录取，觉得是一种荒谬的安慰，一时出不了声。

半晌她问：“伴游，需要做些什么？”

那中年人好不讶异，但经验老到的他却无意讪笑，只是简单地回答：“你是人客的女伴。”

“可以拒绝人客的要求吗？”

“事事都说，客人会觉得尴尬，你说是不是。”

“有无底线？”

中年人肯定地答：“当然有，危害健康生命全不做，我一直叫我手下的女孩子安全第一。”

清流内心一片空白，无悲无喜。

“几时可以上工？”

清流问：“你几时要用人？”

“随时，今晚如何？我们会同你联络。”

就这样说好了，清流换回原来的衣裤离去。

从前，她也常常诧异女子是如何会沦落在街角上，现在，她多多少少明白了。

等公路车回家，一张破报纸卷到她足踝贴住不放，她伸脚去踏，它仍然不肯走，纠缠不已。

正在这个时候，清流听见身后一阵扰攘，她转过头去，吓一大跳。

只看见一个瘦削的女子被人用力按在地上，双臂被扭至背后，她痛苦地嚎叫，像只受伤的狗发出哀

号。

四周围有许多人冷眼旁观。

“扒手，偷人钱包，当场拉住。”

“最该死不过，要好好的打。”

公路车来了，清流不敢再看下去，一颗心突突跳，低头我一个座位，缩在一角。

人兽之间，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唐清流已接近边缘地带。

半晌，喘息过来，发觉那张旧报纸仍然贴在她脚底。

清流只得用手去扯。

一拉，手中撕下一小块，看到的是一则聘人小广告。

清流一怔，不由自主读起来。

“中年女士征求女秘书一名，年廿五至三十五，相貌端庄，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大专程度，有护理常识更佳，请电二七八一三三与程先生洽商”。

这是几时的广告？

脏报头已不知所踪，清流紧紧抓紧那一角报纸，几乎马上决定应徵。

回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拨电话去约时间。

那位程先生相当客气，“我们还没有请到，前天刚刊出广告，唐小姐，请问你籍贯何处？”

“上海。”

“会说流利英语及普通话吗？”

“都会。”

“请你立刻带文凭及其他证件到锦绣路一号来面试。”

“现在？”

“方便吗？”

“可以，我马上来，一小时后可到府上。”

她洗了一把脸就出发，足足个半钟头才到那幢小别墅。

清流迟疑，这个女秘书不好做，每日交通来回时间已经吃不消。

一进门是小小会客室，女佣请她坐在那里等。

半晌，那位程先生出来了，约六十余年纪，穿唐装短打、布鞋，在清流眼中，是个古装打扮的人。

“程先生——”

“叫我老程得了，我是刘太太的管家。”

清流唯唯喏喏。

他上下打量清流，“唐小姐，我想看看你的证件。”

清流立刻把证件呈上。

“嗯，条件不错，为何不升学？”

清流笑笑不答。

老程有点不好意思，“是家境不允许吧。”

清流点点头。

“刘太太的意思是，需要一份身体检查报告。”

“没问题。”

“这是指定医生，费用由刘太太负责。”

清流大胆地问：“我可否见一见刘太太？”

文明世界，小伙计也有权看清楚雇主才上工。

老程沉吟一会儿，“我去问一问。”

他进去了。

清流一个人坐着，半晌不见回音，后悔多此一举，乞儿还要意见多多，真正讨厌。

女佣人捧出茶点，清流一看，是小小精致的火腿三文治与巧克力蛋糕，管家十分体贴，她吃得一点不剩。

又足足等了大半个小时。

老程出来了，他低声说：“太太刚起身，请随我来。”

清流立刻抿一抿鬓脚，拉一拉衣襟，跟着老程走。

刘太太房间在二楼，一进去，是私人起座间。

窗帘都严密地拉拢，光线幽暗，清流的双眼要过数秒钟才能视物。

她与老程又站了一会儿。

然后，卧室两扇门一左一右同时打开，清流吃了一惊，一辆轮椅由看护推了出来。

真没想到刘太太不能走路。

清流停睛一看，惊骇地发觉那并不是一位中年太太，这刘太太起码已有七十岁，白发萧萧，用一方丝巾包里，身上穿着考究的袍子，又干又瘦的双手搁

在轮椅扶手上，可是一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正仔细地打量唐清流。

清流站着动也不敢动。

老程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与看护一起退出去，会客室只剩她们二人。

刘太太开口了，声音干涸苍老：“我叫刘巽仪，你可以叫我刘太太。”

“是。”

“你看见了，我行动不便，需人服侍。”

清流点点头。

“你可愿做这种工作？”

清流答：“我做得来。”

“过来，近一点，在这张椅子上坐下。”

清流照她的意思做。

“平日，我不需要你。”

清流抬起头来。

“下个月，我将乘船出海，需要一个游伴照顾我，为期四个星期左右，换言之，这只是一份临时工。”

清流不敢露出失望的神色来。

“不过，我可以付这个价钱。”

刘太太说了一个数目。

啊这几乎是快餐店五倍薪酬。

刘太太又说：“况且，你可以乘船到地中海观光，你去过欧洲吗，唐小姐？”

清流摇摇头。

“不过，我得事先警告你，我体弱多病，行动不便，而且脾气古怪。”

愿意承认自己不易相处的人，到底还有良知，清流微微笑。

刘太太凝视她。

清流收敛了笑脸。

“检查完身体，你可以先搬进我这里，熟习一下环境与工作程序。”

“是，刘太太。”

“没你事了。”

清流刚想退出去，却又被她叫住，“慢着。”

清流转过身去听吩咐。

“过来。”

清流走到她面前？

“蹲下。”

清流蹲得同轮椅一般高低。

老太太忽然伸出手来，抚摸清流的面孔，她的手指有点颤抖，摸遍了年轻女郎的五官，在浓眉上再三巡回，然后，她拧她的面颊。

叹口气说：“红颜，红颜。”别转面孔。

清流站起来，感觉说不出的怪异。

老太太掀铃唤人。

看护匆匆进来，把轮椅推走。

清流还听得老太太轻轻说：“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



卧室门已经关上。

清流回到楼下，老程咳嗽一声，迎上来。

“怎么样，唐小姐？”

“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过一日算一日。

老程沉默一会儿，“太太的工不好做。”

“我明白。”

“你需处处忍着地一点。”

“我懂得。”

“太太心地其实不坏，为人亦算慷慨，只是现在年轻男女都说不会迁就。”

清流唯唯喏喏。

“你考虑清楚了？”

“我断不会中途而废。”

“非常好，我叫司机送你出去。”

回到家，清流吁出一口气。

房东马太太在等她。

“唐小姐，该付房租了。”

“这几天一定想办法付清。”

马太太笑笑，“我也有子女需要照顾，不等钱用，不会把住宅分租出来。”

“是，是。”

过两日，医生把健康报告送到刘宅，老程在电话中对她：“唐小姐，你可以随时来上工。”

清流十分欢喜，“我即日可以来。”